

睡美人

中短篇小说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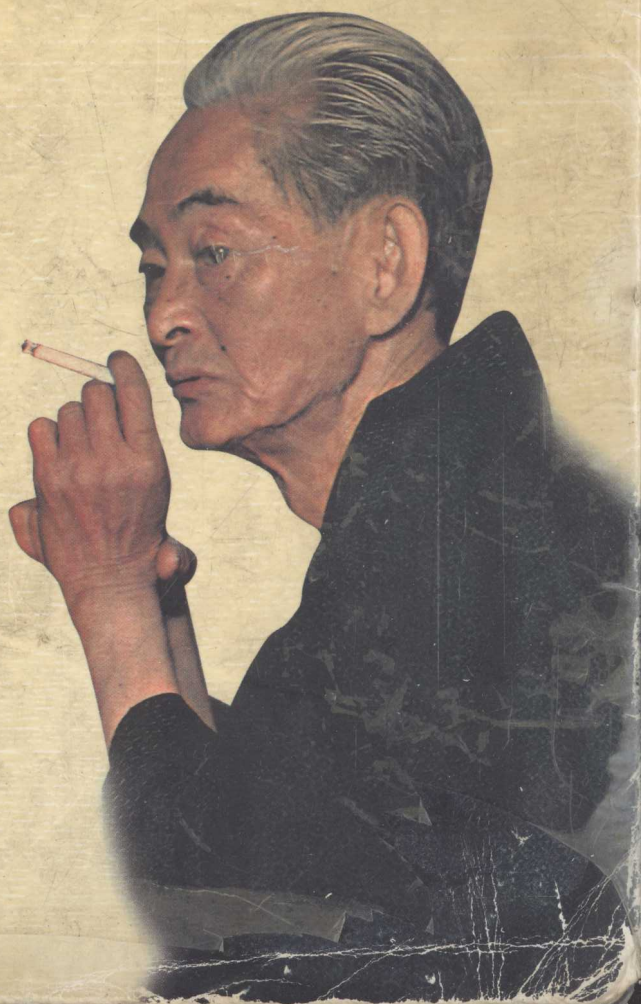
1968年诺贝尔
文学奖获得者

叶渭渠

唐月梅

主编

川端康成集



日本文学
精品大系

川端康成集

中短篇小說卷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睡美人

叶渭渠 译

十六岁的日记

——作者的话，括弧内
是二十七岁时增补的说明

成

五月四日

约莫五点半，我从中学回到家里。我家大门紧闭着，避免客人来访，因为只有祖父躺在家中，来人不好对付。（祖父患白内障，那时候已双目失明）。

“我回来啦！”我喊了一声，没人答应，屋里恢复了宁静。我心中涌上一阵寂寥和悲伤。在距祖父枕边六尺远的地方，我又喊

* 这篇日记体裁的小说是作者于一九一四年写就，一九二五年公开发表的。开始以《十七岁的日记》命题，后改为《十六岁的日记》。讲谈社出版的《川端康成短篇全集》，则改为《十六岁（十四岁）的日记》。文中的后记、后记之一、后记之二，是作者后来陆续补上的。

了一声：“我回来啦！”

我走进三尺远的地方，大声说：

“我现在回来了！”

我又附着他的耳朵说：

“我现在回来了！”

“噢，是么。早晨没让你帮忙解小手，我直哼哼，等着你呢。现在又想朝西翻身，我难过得直哼哼呐。让我面朝西吧。喂，喂！”

“使劲儿，把身子抬起来……”

“啊，行了。被子就这么盖着吧。”

“还不成，再来。喏。”

“这样……（此处有七个字不清楚）。”

“哎，还不合适。重来，嗯。”

“噢，这就舒服了。给我弄得太好了。茶水烧开了吧？等一会儿，还要帮我解小手呢。”

“嗯，等一会。哪能一下子都办完呢。”

“噢，我知道。我只不过把话说在前头。”

过了片刻。

“小宝，丰正，喂！”这话有气无力，仿佛是从死人嘴里吐出来的。“帮我解手，帮我解手呀，啊！”

他躺在病榻上一动不动，却这么呻吟着，弄得我无所适从。

“您怎么啦？”

“拿夜壶来，帮我接尿。”

我无可奈何，只好撩起他的衣襟，勉强按他的要求做了。

“对好了吧？行吗？我要撒尿哩，不要紧吧。”难道他对自己的身体动作毫无感觉吗？

“啊，啊，痛，痛啊！痛啊！啊，啊……”他解小手时感到很疼痛。随着痛苦的喊声，夜壶底响起了小溪似的流水声。

“啊，痛啊！”

我听着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呼喊声，不禁涌上了满眶热泪。水烧开了，我让他喝了茶。是粗茶。我无微不至地侍候他，给他喝茶。他一副可怜的模样：瘦削干瘪的脸，几乎秃顶的白发的脑壳，不住颤抖的皮包骨的手，咕嘟咕嘟地每喝一口就动一动的鹤颈般的喉核。他一连喝了三杯茶。

“啊，真香，真香。”说着，他咂了咂嘴。“这样可以养神。你想给我买好茶，又怕我喝多了，对身体不好，所以才让我喝粗茶的吧。”

过了片刻又说：

“你给津江（姑祖母所在的村庄）那边寄明信片了吗？”

“哦，今早寄了。”

“噢，是么。”

啊，祖父不是也意识到“某些东西”了吗！那不是一种预感吗！（我担心祖父让我给他平素很少通信的妹妹寄明信片，请她前来，这会不会是祖父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呢）我盯着祖父苍白的脸，直到自己的眼睛模糊了。

……我在读书，似乎有人前来。

“是美代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怎么样啦？”

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极大的不安，从桌子那头转过身来（那时候，我将一张大桌子安放在客厅里。那位叫美代的是五十开外的农村妇女。每天一早一晚从她家里到我家中帮忙做饭和打杂。）

“我今天去了，我对大夫说他已经七十五岁，是老人病。他只是一个劲地吃，已经三十天没有大便了，请来给他看一看吧（毕竟是上了岁数，可能随时会发生意外，那是衰老病呐。）”

两人深深地叹了口气。美代又继续说：

“（很能吃，却不通大便，是肚子里的怪兽在吃食呐）是这么

说的。(以后还会比现在吃得更多，喉咙咽得更多。)他虽没这么说，不过(说那种怪兽好酒。)那怎么办呢?(去给病人求妙见菩萨^①，用难得的线香薰薰房间。)……听说这是怪兽缠身，弄错了时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变化。尽管如此，过去一片干松鱼都咽不下去，近来却连寿司饭团什么的都能一口一个地咽下，每咽一口动一动喉核，看着很不顺眼。狐仙降在巫女身上也是那样子咽东西的，而且前些日子他还狂饮呢。今天的占卜可信吗？”

“谁知道呢。”

我没勇气直接断言那是迷信。不知怎的，激起了我一股奇异的不安心绪，我简直大惑不解。

“于是折回家，去五日市(村名)请人给看了看，那儿是这么说了(大概是说快死了吧)。我就告诉家里人，那儿是这么说了。家里人也说，不，不会发生意外的，这是衰老病，又是一场灾难，一连三十天不通大便。因此我请人家有空过来看看。”

“然后，我又折回来，立即(马上)烧线香熏房间。以前这家是名门，按理说不会有这种东西的(指怪兽)。再说，它干么无缘无故地伤人呢？于是我这样说：要是想喝、想吃就说一声，我们给送去嘛。请马上出去吧，出去吧。我想说明道理，把它请出去。从明天起，我在房间西北犄角上供奉茶和饭。为了避邪，请你从仓库里拿一把刀来，拔出刀鞘，放在卧铺底下。然后，明天我再回去问一遍狐仙看看。”

“难以想象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那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
……我在祖父枕边说：

“爷爷，小野原(村名)有个叫狩野的人来信了，您什么时候借了他的钱啦？”

^① 传说妙见菩萨能给人增寿。

“啊，借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七八年前。”

“是么。”

又是一笔债！（因为祖父到处求贷，那时我发现祖父已负债累了。）

“这样，我可受不了。”美代说（我当时同美代谈论过金钱的事）。

……晚饭，祖父吃紫菜卷饭团。啊，瞧，难道是怪兽在吃么。瞧，喉核动了。眼下是从人嘴吃进去的。真岂有此理。“是怪兽在吃呐”这句话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怎么也抹不掉。我从仓库取出一把剑，在祖父的床铺上空挥动了几下，然后塞进褥子底下。这种做法，后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。可美代却非常认真，一边望着我砍杀房间的空气，一边从旁助威说：

“对！对！”

倘使有人看见这种情况，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，笑破肚皮的吧。

转眼间，天已擦黑。“美代、美代”的微弱呼声，不时在黑夜的冷空气中颤动着。我在读书。美代每次去给祖父把尿的脚步声，我都能听见。不久，美代象是回家去了。我给祖父喝茶。

“嗯，是么。好，好，使劲儿。嗯，使劲儿……”喉核咕嘟嘟地动了。瞧，是怪兽在喝嘛。笨蛋，笨蛋，哪有这等怪事呢，我都中学三年级了……”

“啊，真香。好茶，清淡，真好。太香可不行。啊，真香……烟呢？”

他把煤油灯拉近，几乎贴到自己的脸面，微微地睁开眼睛说了声：“什么呀？”

啊，我本以为那双再也不能睁开的眼睛，睁开了。我简直高

兴得象一道亮光射进了黑暗的世界（倒不是想祖父的瞎眼能够治好，当时祖父双目紧闭，我忐忑不安，提心他会不会就那样长眠下去。

……写到这里，我浮想联翩。想起刚才的挥剑之类的行为，自己也觉得可笑。简直太荒唐了。但是，“是肚子里的怪兽在吃食呢”这句话附在我身上……现在约莫九点钟了。

哪有“怪兽附身”这等事呢。这种意识越发明确了，我的头脑也清醒了。

……十点左右，美代又来给祖父接尿。

“真想翻个身啊！……我现在是朝哪个方向？唔，是吗，是朝东吗？”

“好，翻过去。”美代说了一声。

“唔，唔。”

“再使一点劲儿。”美代说。

“嗯，嗯。”是痛苦的呻吟声。“这样就朝西了吗？”

“好，您歇歇吧。我也该回家了。再没别的事了吧？”

不多久，美代回家去了。

五月五日

清晨，当麻雀开始啁啾鸣啭的时候，美代就来了。

“是么，两次？十二点和三点起来，是你帮他接的吧？年纪轻轻，真可怜啊。就看作给祖父报恩吧……我家有人生孩子，我不能在这儿留宿。阿菊只会生，不会养。”（阿菊是美代的儿媳妇。那时生头一胎。）

就看作是给祖父报恩吧……这句话使我心满意足了。

我上学去了。学校是我的乐园。从我当时的家庭状况来看，“学校是我的乐园”这句话，恐怕是最贴切不过的了。

傍晚，约莫六点钟，美代来了。

“嘿，我去参拜了。还是和昨天一样。真奇怪啊。这四号没说是怪兽，却说是灾星（附体邪魔）呢。还说不是不懂道理的家伙（不那么闹腾也会走的）。”

……再怎么说明，还是衰老病（虽然不会发生突变，但身体还会渐渐地衰弱下去）。

“还是会渐渐地衰弱下去”这句话，不知在我心中翻腾了多少回，我情不自禁地叹息说：“是么！”

“还有，狐仙说的话真是活灵活现哩（近来他有所节制，不那么狂乱吃喝了）……少爷，你也觉得吗，今天他挺老实的。”

狐仙能说出病人的情况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所谓灾星（附体邪魔）是真的吗？我又开始疑惑了。

用家里仅有的一点钱，买来了线香，烟雾在床头缓缓缭绕。利剑横在地板上闪闪发光。

“一到夏天恐怕就困难啰。”美代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庄家人种田忙，我可能来不了。看样子，你还是靠近火盆一点好。”

啊，写完这一百页稿纸的时候，祖父的身体，祖父不幸的病体，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（我准备了一百张稿纸，打算写这样的日记，一直写到一百页。我担心祖父会不会在我还没写到一百页就作古了。不知怎的，我有这种心情：日记写到一百页，祖父可能就会得救……另一方面，我想，在祖父弥留之际，我至少用这种日记的形式，把他的容貌记录下来。）

病人有时不那么语无伦次。不过，所谓“附体邪魔”成了下祸，究竟真的是迷信或不是迷信？

五月六日

“少爷上学了吗？”祖父问美代。

“没上呢。现在是傍晚六点呐。”

“噢，是吗，哈哈……”这是孤寂的笑声。

吃晚餐的时候，他让人将两个细紫菜卷饭团放进自己的嘴里，一口咽了下去。

“是多吃了吗？”祖父今天问了一句。这是平时所没有的。我在浴室里听见了。过了片刻，他又说：

“还早吧，可我肚子饿得厉害，少爷不吃，让我先吃吧。”

“您不是刚吃过了吗？”

“是么。”

后来就听不见他的话声了。接着又听见他的笑声。我正在淋浴，心里感到一阵寂寥。

……夜里，家中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气灯的燃烧声。从黧黑的里屋断断续续地传来向苍天倾诉似的声音：

“难受啊！难受，啊！难受。”

声音不久就停息，又恢复宁静了……接着又响起短促的痛苦呻吟声：

“哼哼……啊，难受！”

声音时断时续，直到我入睡为止。我边听边暗自反复思忖：

“虽然不会发生突变，但身体还是渐渐地衰弱下去了。”

祖父的头脑稍许清醒一些，意识恢复了正常，他就知道自重，不暴饮暴食了。

然而，他身体日益……

五月七日

“昨晚，尿了一次。另外两次，一次给他翻身，一次给他喝茶（他责备我：还不快点起来，我喊累了会喘气的）。可我睡得太死，约莫十二点才入睡，难以叫醒。

早晨，我等美代来，我告诉了她。

“真可怜啊。头痛好了，可以在你家呆到十二点了。就是白天，两个小时不来。他也都哭着过日子。于是我就每隔两小时来一趟。

昨晚我十分困顿，病人却莫名其妙地把我唤醒，要这要那，我气得咒骂起来，过后又平心静气地想：他真是个不幸的人，自己不由地悲伤得恸哭起来。

……我正要到中学去，祖父就用九死一生的一线希望的声调问道：

“什么时候能把我的病治好啊？”

“气候正常就会好的。”

“让你受累了，对不起。”这是轻柔的乞怜声。

“我梦见大神宫的神都聚拢在我们家里了。”

“您信大神宫的神就好。”

“我听见他们说话了，多难得啊！神佛都没舍弃我，太不敢当了，不是吗？”这是心满意足的声音。

……从学校回来，大门敞开着。但是，家中却悄然无声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我说了三遍。

“噢，是你。回头给我接尿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再没有什么比干这种事更腻味的了。吃完了饭，我揭开病人

的被子，用夜壶给他接尿。十分钟过去了，还没尿出来。可见他腹部多么无力。等候时，我满腹牢骚，说了些令人讨厌的话。这些话当然是脱口而出的。于是祖父便低头道歉。我眼看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。脸上笼罩着苍白的死影，我不由得感到很惭愧。过了很久，他使用又细又尖的声音喊道：

“啊，痛，痛啊！唔唔……”

听到这喊声，我的肩膀也发僵了。在喊声中，响起了清晰的嘶嘶声。

……夜里，我乱翻抽屉的时候，翻出了一本《构宅安危论》。这是一本风水书，是由祖父口述，自乐（邻村的一个男人，是祖父的占卜学和风水学的徒弟）记录下来的。先前虽努力争取出版，也同丰川（大阪的富豪）谈过，但没有谈成。如今这草稿已被遗忘，扔在我的抽屉里。啊，祖父一生不得志。他干的一切事业全都失败了，他心里该怎么想呢。啊，感谢上天保佑。在这逆境中，他活到了七十五岁。他心脏良好（祖父所以能够忍受悲恸，活得长寿，我以为这是由于他心脏良好的缘故）。他的几个孩子和孙子都先于他辞世了。他没有话伴，看不见也听不到（又失明又耳背），很是孤独。祖父感到所谓孤独的悲哀。在祖父来说，“哭着过日子”这句口头禅，确是吐露了真情实况。据说祖父占八卦，看风水，很是灵验，颇有点名气。也有的人是从老远来请他占卜看看的。我想，倘若出版祖父的《构宅安危论》，人世间的不幸就可能得到解救了吧。我记得那时节，我的心情是：对于祖父的占卜学或风水学是不怎么相信的。确切地也不是不相信，是模棱两可。虽说在农村，我已经是十六岁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了，祖父便秘了三十天，竟不请医生来诊治，还占卜什么狐仙，相信什么“邪魔附体”之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哭笑不得啊！

另外，祖父同那位叫丰川的富翁结识，是从寺庙的事开始的。我村有座尼姑庵。多半是昔日由我先祖兴建的。庙宇的建筑物和

山林田地，都是在我家的名份之下的。尼姑也入了我们家的户口。是属黄檗宗，正尊供奉虚空藏菩萨。每年十三参拜节^①，邻近村庄十三岁的孩子都云集在这里，热闹异常。后来有一位深居在距我村北边一里地的著名山庙的圣僧，迁到这个寺庙来了。祖父非常敬重他，把尼姑打发走，还将附属这庙宇的财产卖掉。寺庙改建，增建，很是富丽堂皇，名称也更改了。修建寺庙期间，将虚空藏菩萨和其他五六尊佛像暂存在我家的客厅里。我家没钱换新的铺席，托佛爷的福，人家为了应急，在原先的藤席上又铺了新席，发出一股绿草的新席味……这里一位叫丰川的财主，他信仰新迁来的圣僧，兴建寺庙，还为我家客厅铺设了新席。

……祖父那副慈善心肠不时表现出来。今早也是如此。美代说：

“添子礼品我做了三十家的份儿，可又收到意外的贺礼，这样份数就不够了，还得再做。”

“是么，做了三十家的份儿，还要增加吗？这村庄不到五十户人家，象你这样的，也会收到各方面的贺礼吗？”

不知怎的，后来祖父竟高兴得声泪俱下（象美代这样一个贫苦的佃农人家，还能收到许多家的祝贺，祖父替她高兴）。

……我侍候祖父，美代觉着可怜。晚上八点左右，临回自己家之前，美代对祖父说：

“还解手吗？”

“噢。”

“那么，过一会儿我再来一趟。”

“我在，你不来也行呀。”

话刚到嘴边，我又把它咽了下去。

^① 京都每年阴历三月十三日（现在是阴历四月十三日），十三岁的少男少女穿节日盛装，到嵯峨法轮寺参拜虚空藏菩萨祈求福德和智慧等。

五月八日

早晨，祖父急切地等待着美代的到来。他絮絮叨叨地对美代说了些什么昨晚我不体贴他这类不满的话。也许我有些地方对不起他。但是深更半夜几次把我唤醒，我就生气了。再说，我很讨厌给他接尿。美代对我说：“他尽说些不满意的话，是因为只考虑自己，丝毫没有设身处地为侍候他的人着想，真受不了。我不过是当作命中注定，照顾他罢了。”

今早，我甚至想：一切都撒手不管了。每天上学之前，我总要去问问有什么事情，今天我却一声不响就走出家门了。然而，从学校一回到家里，心头就涌起一股思绪，还是觉得他挺可怜的。

……美代说：“今天，我把前些日子去占卜的情况告诉了他（于是他就说：太好了，那时候我仿佛记得好象吃了两口什么东西。喝嘛，都能喝下去。）。”

听到这些，我又联想起“是肚子里的怪物在吃呢”这句话来。

晚饭后，祖父说：

“你们说话这么亲密，我放心了。”

放心了，这有点滑稽可笑。

“这么为难，您放心什么啊？”美代笑了。

美代刚笑，祖父就说：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让我吃饭吧？”

“你不是刚吃过了吗？”

“是么，不知道。我忘了。”

我一阵悲伤，愣住了。祖父的话声一天比一天低沉，有气无力，越发听不清楚了。同样的事，他反复唠叨十几遍。

我面对桌子，把稿纸展开。美代刚坐在那里，准备恭听那番所谓亲密的话。

（我本想原原本本地记录祖父的话）。

“唔，你知道少爷的银行印鉴吗？趁我还活着，要办那个印鉴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）……啊，我彻底失败了，把世代祖传的财产都弄光了。可是，我这辈子还是奋斗过来的啊。原来打算到东京去见大隈（大隈重信^①侯）的……想不到坐在家中竟衰弱到这样……啊，我在松尾有十七町田地，^②我一心只想，在活着的时候，把它全传给你，可没法子啊（祖父年轻的时候，从事过许多事业，诸如栽培茶叶，制造洋粉等等，可是全都失败了。另外，他相信风水，比如盖房子，盖了又拆，拆了又盖，来回折腾，以很低的价钱，把田地和山林变卖光了。后来他还将所剩无几的财产一部分交给了滩^③地方一个叫松尾的酿酒商。祖父经常想：至少也要将这部分钱要回来）。假使能让你拥有十二三町的田地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大学毕业后就不至于落魄潦倒。让你寄养在岛木（舅舅家）或池田（姨妈家）家，未免太可怜了。要是那些田地变成你的财产，我死了你也可以同师傅（前面提及的新寺庙的圣僧）商量，由你一个人守住这个家。只要能象鸿池（有钱人的代用语）那样有钱，就不用去当小职员了。我这个想法若行得通，打算到东京去，可是很遗憾，没有去成。说没有去成，我又不甘心这样待在家里。我想：能让你早日成为可靠的一家之主，就一辈子不用寄人篱下了。我的眼睛还能看见东西的话，我到大隈那儿去，是很容易的事……啊，我无论如何也得到东京去，同慈光、瑞园（新寺庙的圣僧及其子弟）和西方寺（村里的檀家寺）商量商量，

① 大隈重信（1838—1922），政治家，当任外相，总理大臣。

② 一町约合九九·二亩。

③ 滩，属兵库县，著名产酒地。

好吗？”

“这样做，人家会说您是东村的疯子的。”

〔祖父之所以去东京见大隈重信，是因为祖父有自己的目的。祖父多少有点汉医素养，我父亲又是东京医科学学校毕业的医生，所以祖父也懂点父亲会的西医医术，然后把它融会到自己的汉医学中去，长期给村里人行医施药。而且，祖父对自己一派的医术非常自信。促使祖父更加自信的是在村里流行痢疾的时候，也就是在上面写过的那年夏天，由于改建尼姑庵，把佛像暂时放置在我家客厅里。仅有五十户人家的村子，却有许多人患了痢疾，几乎是平均每户一人，闹到新建了两处临时隔离医院。连野外都飘荡着消毒剂的臭味。村里人都说，这是惊动了尼姑庵老佛爷的报应。可是，有的人服用了我祖父的药，很快把痢疾治愈。也有的人家把病人隐蔽起来，悄悄地让他喝祖父的药而得救了。一些住在隔离医院里的患者，把医院的药扔掉，服用祖父的药。有的病人，医院已经不给他们治疗了，可服用了祖父的药却得救了。祖父的医术，在医学上究竟有多大的价值，不得而知，不过祖父的药取得了想象不到的疗效，这是事实。因此，祖父也就想把这种药推广到社会上去。之后，他虽让自乐师傅代写了申请书，并得到内务省准许出卖三四种药。但是，带有字号（东村山龙堂）的包装纸，也不过印了五六千张，制药的事不久也中断了。这些药方，直到逝世都留在祖父的脑子里。于是祖父抱着孩子般的信念，确信去东京见到尊敬的人物大隈重信，定会取得他的帮助的。除了药之外，祖父大概还想出版《构宅安危论》等〕。

“这个家从北条泰时^①兴起，经历七百年，依然延续下来，很快就会恢复到昔日的强盛。”

“您在说大话呐。听口气，好象马上就会恢复过来似的。”美

^① 北条泰时（1183—1242），在镰仓幕府时期充任“执权”（即执政）。

代笑了。

“我活着，就绝不会让他依靠岛木或池田抚养。啊，设想到这个家竟成了这个样子，想到这些，美代，真伤心啊。你听着，我就是这种心思啊。”

美代觉得可笑，刚才就一直笑得直不起腰来。我照旧继续记着祖父的话。

“再努一把力，也许会好些，不料我已经衰弱不堪。倘使只有二三元又另当别论，可是这是十二三万元呐。啊，拜托你办的事，也许是办不到了。我不能去，是不是请大隈先生来一趟呢。你笑什么？别那样笑了。不要愚弄人嘛。就是做不了的事，我也要做出。诺，美代，要是做不了，这个拥有七百年历史的家业也就完了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有少爷在嘛。尽是想入非非，自寻烦恼，这对病不好呀。

“别小看我！”这声音异常尖利，“只要我有一口气，啊，哪怕一生中只有一回，我也想见见那位老人（大隈）。尽往后退可不行啊。纵使告别人世，我也要保住这个隐藏在小小胸怀中的心愿。在你看来，我是个傻瓜。帮我解解小手好吗？要是这个也做不了，还不如掉进池子里淹死好呢。啊……”

我暗自悲伤，也没有笑，只是哭丧着脸，一句一句地记着。美代也止住笑，托着腮帮子在听着。

“我多么想到东京去啊。可是身体成了这个样子，尽是邪魔缠身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要是这个也做不了，还不如掉进池子里淹死好呢。真没出息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一说振奋的话，就会招人耻笑。啊，在这种社会，真不想活下去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”

我感到灯光变得暗淡了。

“唔唔……唔唔……”痛苦的呻吟声渐渐高了。”不应该老是